

太平廣記

卷之四十一

神仙

內閣文庫	三二九	漢書
架冊號類	五二九	
函	一〇	
函	一五	

內閣文庫	三二九	漢書
架冊號類	五二九	
函	一〇	
函	一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229
冊數	52 (6)
函號	309 115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一

神仙卷第三十一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遐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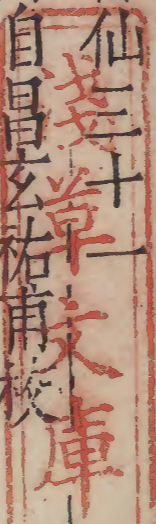
許老翁

李珏

章全素

李遐周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玄都觀
唐宰相李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公存則家泰歿則家亡林
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
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日遐周隱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
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
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
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眾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



潼關之敗走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
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
先見皆此類矣出明皇雜錄

許老翁

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也隱於峨眉山不知年代唐天寶中益
州士曹柳某妻李氏容色絕代時節度使章仇兼瓊新得吐番
安戎城差柳送物至城所三歲不復命李在官舍重門未啟忽
有裴兵曹詣門云是李之中表丈人李云無裴家親門不令啟
裴因言李小名兼說其中外氏族李方今開門致拜因欲飡裴
容質甚雅因問柳郎去幾時答云已三載矣裴云三載義絕古
人所言今欲如何且丈人與子業因合為伉儷願無拒此而竟
為裴丈所迷似不由人可否也裴兵曹者亦既娶矣而章仇公

聞李姿美欲窺覘之乃令夫人特設筵會屈府縣之妻固不畢
集唯李以夫壻在遠辭焉章仇妻以須必見乃云但來無苦推
辭李懼責遂行着黃羅銀泥裙五暈羅銀泥衫子單絲羅紅地
銀泥帔子蓋益都之盛服也裴顧衣而歎曰世間之服華麗止
此耳迴謂小僕可歸開箱取第三衣來李云不與第一而與第
三何也裴曰第三已非人世所有矣須臾衣至異香滿室裴再
眇笑謂小僕曰衣服當須爾耶若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
乃登車詣節度家既入夫人并座客悉皆降階致禮李既服天
衣貌更殊異觀者愛之坐定夫人令白章仇曰士曹之妻容色
絕代章仇徑來入院戒眾勿起見李服色歎息數四乃借帔觀
之則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汚因留詰之李具陳本末
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兼瓊乃易其衣而進并奏許老翁之

事敕令以計須求許老章仇意疑仙者往來必在藥肆因令藥師候其出處居四日得之初有小童詣肆市藥藥師意是其徒乃以惡藥與之小童往而復來且囑云大人怒藥不佳欲見捶撻因問大人爲誰童子云許老翁也藥師甚喜引童白府章仇令勁健百人卒吏五十人隨童詣山且申敕令山峯巉絕衆莫能上童乃自下大呼須臾老翁出石壁上問何故領爾許人來童具白其事老翁問童曷不來童曷不來童遂冉冉躡虛而上諸吏叩頭求哀云大夫之暴翁所知也老翁乃許行謂諸吏曰君但返府我隨至及吏卒至府未久而翁亦至焉章仇見之再拜俯伏翁無敬色因問娶李者是誰翁曰此是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老翁詣帝許云往亦不難乃與奏事者尅期至長安先期而至有詔引見玄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

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夜竟何如許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人如其言初不見人但有旋風捲衣入雲顧盼之間亦失許翁所在矣出仙

遺傳拾

又一說云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於青城山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聘納之意計無所出因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尅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族舅盧生納之矣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妻曰兼瓊意可知

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驛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覬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遶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攝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唯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皓然鬢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兒張果也。因與兼瓊尅期到京師，今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纜至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即召問之。時張果猶在

玄宗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遂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候仙伯言耳。王老乃奏曰：「盧二舅即太无夫人庫子，因假下游，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為媵。無何盜太无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今為鬱單天子矣。亡尉妻以衣太无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玄宗命放還，後不知所在。」
出玄怪錄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時，父適他行，以珣專販事。人有糴者，與糴。珣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中，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秋較，權

終莫斷其弊。吾但以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耶。後父母歿。及珽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珽出相。節制淮南。珽以新節度使。同姓名。極用自驚。乃改名寬。李珽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珽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珽字。長二尺餘。珽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又歷顯官。又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珽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珽驚復問。非珽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珽及曉。歷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

名者數日。軍營里數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珽。遂聞於珽。乃以車輦迎之。置於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情景恬憺。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珽愈敬之。及月餘。乃問曰。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珽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珽復虔拜。因問寬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珽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世之動靜。食息莫不有報。苟積德。雖在貧賤。神明護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珽師其胎息。亦不食。寬年百餘歲。輕捷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已尸解矣。出續仙傳

章全素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
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
行乞於市者，膚甚頹，裸然而病，且寒，噤不能語。生憐其窮困，解
裘衣之。因命執侍左右，徵其家對曰：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家
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
官，身病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
下，而全素甚惰，常日寐自逸。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生有石
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
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
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為先生有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
甚慙，而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若妄言自速

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夜中出一瓢，甚小，顧謂
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為金，願得先生石硯，以一刀圭
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果，且以為誕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
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全素佯懼不對。
明日，蔣生獨行山水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
則見全素已卒矣。生乃以簣蔽其尸，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徹其
簣，而全素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
得道者，即于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
鼎下有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
餘，化為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
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于

四明山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一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二

神仙三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賈

顏真卿

王賈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答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浦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小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

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卽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言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主，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乎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

止于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女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慙慙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見形？」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前，手指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呼。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卽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

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叅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浙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鏤之賈手開其鏤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鏤鎖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旣已又接其手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旣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旣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于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

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卽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何爲妄哭。妻又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捨。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棲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愍。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於墓。殮後卽發。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充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臥。遂卒。暹哭之慟。爲製

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遲至臨汝
乃厚葬其妻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崔別駕以妻之
遲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出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北齊黃門侍郎之推五代孫幼
而勤學舉進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時臥疾百餘日醫不
能愈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
謂之曰子有清簡之名已誌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
沉於名宦之海若不能擺脫塵網去世之日可以爾之形鍊神
陰景然後得道也復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節輔主勤儉致
身百年外吾期爾於伊洛之間矣真卿亦自輔才器將俟大用
而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為監察御史充河西

隴左軍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辦之天時
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河東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
九年殯於僧舍墻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
動遷殿中侍御史武部員外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
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浚濠陰料丁壯實儲
廩佯命文士泛舟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
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唯平原城有備焉乃使司兵叅軍馳奏
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識其形狀
耳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搖人
心殺其使者乃謂諸將曰我識李愷此首非真也久之為冠飾
以草績支體棺而葬之祿山以兵守土門真卿兄果卿為常山
太守共破土門十七郡同日歸順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萬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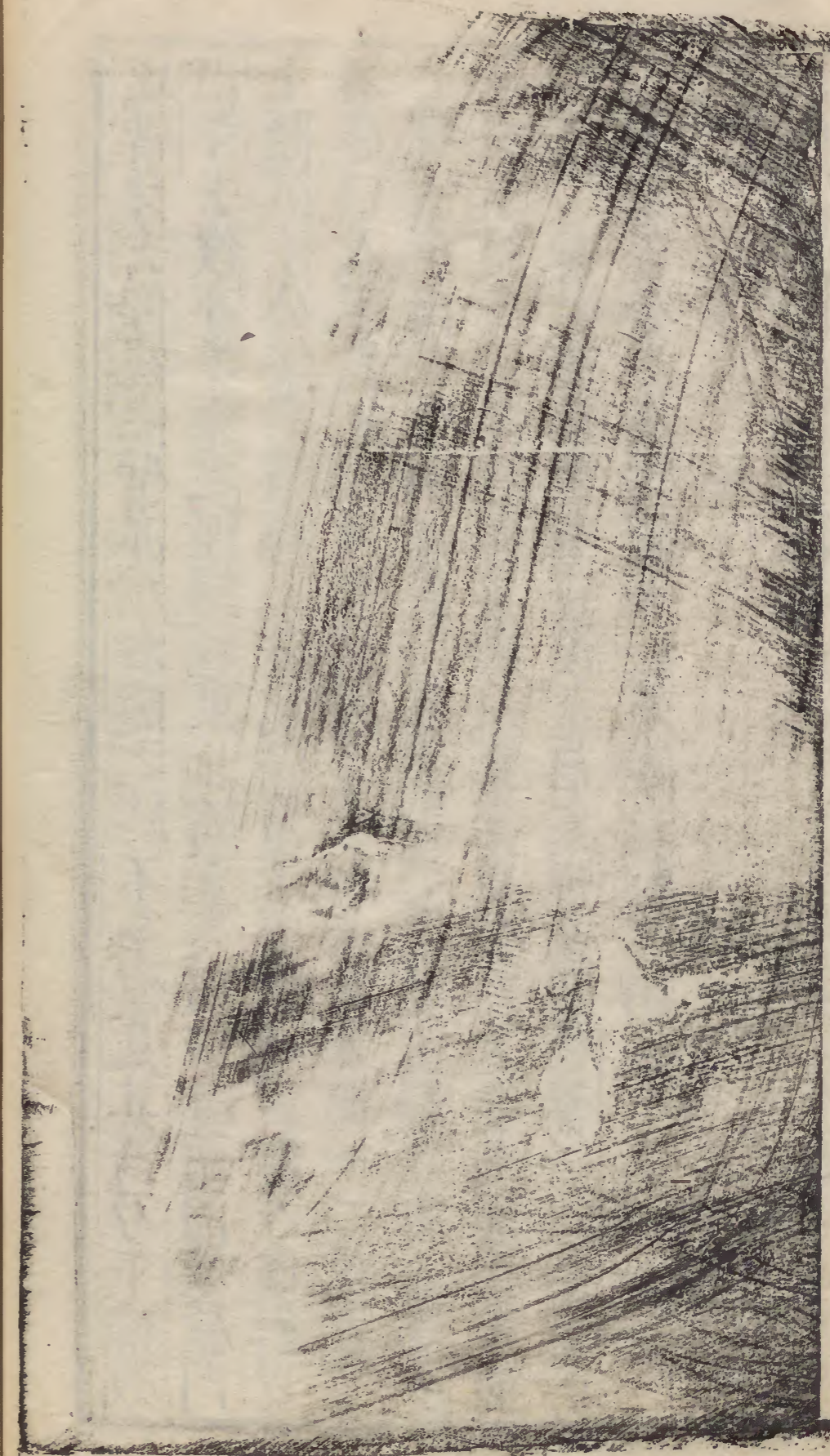
絕燕趙詔加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時清河郡客李寧謁於軍前
 真卿與之經畧共破祿山黨二萬餘人於堂邑肅宗幸靈武詔
 授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彈奏黜陟朝綱大舉連典蒲州同州皆
 有遺愛為御史唐實所構宰臣所忌貶韶州刺史復拜昇州浙
 西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又為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
 嗣位拜利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荆南節度使尋除右丞封魯
 郡公宰相元載私樹朋黨懼朝臣言其長短奏令百官凡欲論
 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奏疏極言之乃止
 後因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元載以為誹謗時政貶硤
 州別駕復為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為
 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為定為
 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

羅當作盧

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羅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真卿重
 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奉行
 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
 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
 爭前欲殺之叢遶詬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
 烈因宴其黨召真卿坐觀之使倡優譏朝政以為戲真卿怒曰
 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真卿
 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其後希烈使
 積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
 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
 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
 謚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彌壯為盧杞所排身

六三履言 卷三十一 五 五百八十五
歿於賊天下寃之。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脩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啟殯視之，棺朽敗而尸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開天傳信記詳而載焉。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爲酒色所敗，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爲逆賊所害，爾後可迎吾喪於華陰，開棺視之，必異於衆。及是開棺，果覩其異。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於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當擘裂飛去矣。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廻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此僕遽欲近前拜之，公

遂轉身去，仰觀佛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入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了。公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後家內闕，卽再來。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蕪，一無所有。時人皆稱魯公屍解得道焉。出仙傳拾遺及武
幕閑譚玉堂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三

神仙三十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韋弁

申元之

馬自然

張巨君

韋弁

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下第遊蜀時將春暮勝景尚多與
 其友尋花訪異日為遊宴忽一旦有請者曰郡南十里許有鄭
 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塵之勝願偕遊焉弁喜遂與俱果南十
 里得鄭氏亭焉端室巍人一然四峙山門花闌曲徑烟轟眈而
 望之不暇他視真塵外景也俄而延弁升巨亭之上迴廊環構
 飾以珠玉殆非人世所有即引見仙子十數左右侍衛華裾靚
 粧亦非常世所觀中有一人與弁語弁遍拜且詰之美人曰聞

吾子西遊蜀都歷訪佳景春煦將盡花卉芳妍願聊奉一醉無以延欸爲疑也既坐卽張樂飲酒其陳設餽膳奇味珍果旣非世之所嘗金石絲竹雅音清唱又非世之所聞弁乘間問曰某自上國歷二京至于帝宅尊嚴侯家繁盛莫不見之今之所覩固不可借矣然女郎何爲若此之貴耶美人曰余非人間人此蓋玉清仙府也適欲奉召假以鄭氏之亭耳余有新曲名曰紫雲今天子奉尚神仙之道余以此樂授于吾子而貢于聖唐之君以此相託可乎弁曰某一儒生耳在長安中區區於九陌以干一名望天子門不可見又非知音者若將貢新曲固不可爲也美人曰君旣不能余當寓夢而授於天子然子已至此亦道分使然願以三寶爲贈子其售之可畢世之富也飲畢命侍者出一杯謂之碧瑤盃光瑩洞徹又出一枕謂之紅鞋枕似玉而

粟其文微紅而光彩瑩朗又出一紫玉函似布光彩甚於玉俱授於弁拜而謝之卽別去行未及一里迴顧失向亭臺但荒榛而已遂挈寶入長安明年復下第東遊廣陵胡商詣弁以訪其一出而示之胡人拜而言曰此玉清真人之寶千萬年人無見者信天下之奇貨矣以數十萬金易而求之弁以大富因築室江都竟不求聞達亦不知所終焉後數年玄宗夢神仙十餘人持樂器集於庭奏曲以授請爲中原正始之音曲名紫雲旣晨興卽以玉笛吹而習之傳於樂府此乃符弁之所遇欲使弁上奏之曲也

出神仙
感遇傳

申元之

申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歷名山博採方術有修真度世之志開元中徵至止開元觀恩渥愈厚時又有邢和璞羅公遠葉法

善吳筠尹惜何思達史崇尹崇祕希言佐佑玄風翼戴聖主清
 淨無為之教昭灼萬寓雖漢武元魏之崇道未足比方也帝遊
 溫泉幸東洛元之常扈從焉時善譚玄虛之旨或留連論道動
 移晷刻惟貴妃與趙雲容宮嬪三五人同侍宸御得聆其事命
 趙雲容侍茶藥元之憫其恭恪乘間乞藥少希延生元之曰我
 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懇拜乞之不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况侍奉大仙不得度世如索手出於寶窟也惟天師哀之元之
 念其志切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此丹死必不壞可大其棺廣
 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鬼不蕩散魄不潰壞百年後還得復
 生此太陰鍊形之道即為地仙復百年遷居洞天矣雲容從幸
 東都病於蘭昌宮貴妃憐之因以此事白於玄宗及卒後宦者
 徐玄造如其所請而瘞之元和末百年來雲容果再生元之尚來

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魏時人已數百歲矣出仙傳拾遺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
 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而嘗醉於湖州陰雲溪經日方
 出衣不沾濕坐於水上而言曰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大醉方
 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
 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謫官量
 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
 兄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
 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
 馬牛不相及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

於席上以甕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撒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塔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牆穴屋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皆前若叩搢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單僑箕踞而食畧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乃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

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譴責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迴去入門坐僧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止其主見道士嘻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

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
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
但於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
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
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
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
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
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
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發性尚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
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
存焉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
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馳曲拄杖

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
與湘者推讓不受固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處或官觀巖洞
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層數
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
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忙忙轉更深復歸故
鄉省兄適兄出嫂姪喜叔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
此地我唯愛東園耳嫂與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
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
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
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
望耳乃棺斂其夕棺輶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窺窆於園中時大
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

校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三 五
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敕浙西道杭州覆視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枝而已。出續仙傳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時有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泰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事苦告幽冥。天使我來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東南平輿許季山。抱病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知汝禍祟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神仙迂降。願垂告示。巨君為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六三三爻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季山曰。願為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行為父報讐於道。殺客納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訴天府。以此病謫汝者。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爾耶。季山曰。

父昔為人所搏。耻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能客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自勤脩。吾還山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季山遂善於易。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出洞仙傳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三

太平廣記

卷三十三

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裴氏子

崔煒

裴氏子

唐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兄弟三人未仕以孝義聞雖貧好施惠嘗有一老父過之求漿衣服顏色稍異裴子待之甚謹問其所事云以賣藥為業問其族曰不必言也因是往來憇宿於裴舍積數年而無倦色一日謂裴曰觀君兄弟至窶而常能恭已不倦於客君實長者積德如是必有大福吾亦厚君之惠今為君致少財物以備數年之儲裴敬謝之老父遂命求炭數斤坎地為爐熾火少頃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燒之少頃皆赤懷中取少藥投之乃生紫烟食頃變為金矣

約重百兩以授裴子。謂裴曰：此價倍於常者，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吾自此去，候君家罄盡，當復來耳。裴氏兄弟益敬老父，拜之。因問其居，曰：後當相示焉。訣別而去。裴氏乃貨其金而積糧。明年遇水旱，獨免其災。後三年，老父復至，又燒金以遺之。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老父遂將西去數里。至太白山西巖下，一大盤石，左右石壁，老父以杖叩之，須臾開，乃一洞天，有黃冠及小童迎接。老父引裴生入洞，初覺暗黑，漸即明朗，乃見城郭人物，內有宮闕臺殿，如世之寺觀焉。道士玉童仙女無數，相迎入盛歌樂。諸道士或琴瑟諷誦，言論老父，引裴氏禮謁，謂諸人曰：此城中主人也。遂留一宿，食以胡麻飯，麟脯仙酒。裴告歸，相與訣別。老父復送出洞，遺以金寶，遣之。謂裴曰：君今未合久住，且歸。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白左掩洞。君至此時，可還來。此吾

當迎接裴子拜別。比至安史亂，裴氏全家而去，隱於洞中數年，居處仙境，咸受道術。亂定復出，兄弟數人皆至大官，一家良賤亦蒙壽考焉。

出原化記

崔煒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於人間，終於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產，多尚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於開元寺。煒因窺之，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耳。煒憐之，脫衣為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告煒曰：謝子為脫吾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遇疣贅，只一炷耳，不獨愈苦，兼獲美艷。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老僧贅于耳，煒因出

艾試灸之。而如其說。僧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爲書導之。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炷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十萬。奉子幸從容。無草草而去。煒因留彼。煒善絲竹之妙。聞主人堂前彈琴聲。詰家童對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其琴而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脚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時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俄負心。召其子計之曰。門下客旣不來。無血屬。可以爲饗。吾聞大恩尚不報。况愈小疾耳。遂令具神饌。夜將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莫覺。女密知之。潛持刃於窓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持此。破窓遁去。不然者。少頃死矣。此刃亦望持

去。無相累也。煒恐悸。汗流揮刃。携艾斷窓。櫛躍出。拔劍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追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爲槁葉所藉。而無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可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前有石曰巖。上有物滴下如飴蜜。注曰中。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叩首祝之曰。龍王。某不幸墜於此。願王憫之。幸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之見憫。欲爲灸之。奈無從得火。旣久。有遙火飄入于穴。煒乃燃艾。啟蛇而灸之。是贅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礙。及去。頗以爲便。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啟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援沉淪。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得

一歸不願懷寶。虵遂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再拜跨虵而去。不由穴口。只于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虵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虵低首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鑄爲房室。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更飾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連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虵鸞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芳芬鬱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以瓊瑤而泛之。四壁有牀。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鼓柷。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煒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試彈之。四壁戶牖咸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鬟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

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乃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卽中郎邕之女也。没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之意。頗切。女曰。崔子旣來。皆是宿分。何必匆遽。幸且淹駐。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便可相見。崔子莫測端倪。不敢應答。遂命侍女召田夫人。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也。再命不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匹。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卽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

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須臾至座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唱喏，迴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組字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敕，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捧受。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貺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見修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不識皇帝何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隱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

爾美婦與明珠。煒曰：皇帝原何姓？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卽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履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星漢時已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州。崔子先有舍稅居，至日往舍詢之，曰：已三年矣。主人謂崔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戶，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邸，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手曰：郎君的人，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者，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遂具十萬緡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辨之。

太平廣記 卷三十四
五八五
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鑒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產然訪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後有事于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脯而奠之兼重粉續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卽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翬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觀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人踏踐成官道兼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重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留蒲澗寺僧室夜將半果四女伴田夫

人至容儀艷逸言旨雅澹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早辭厚禮敬荷而已遂與夫人歸室煒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配南越人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乃不知今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輒一潸然煒問曰四女何人曰其二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造俱爲殉者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灸于南海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又曰呼她爲玉京子何也曰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煒因在穴飲龍餘沫肌膚少嫩筋力輕捷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羅浮訪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五

神仙三十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成真人

柏葉仙人

齊映

王四郎

韋丹

馮大亮

成真人

成真人者不知其名亦不知所自唐開元末有中使自嶺外廻謁金天廟奠祝既畢戲問巫曰大王在否對曰不在中使訝其所答乃詰之曰大王何往而云不在巫曰關外三十里迎成真人耳中使遽令人于關候之有一道士弊衣負布囊自關外來問之姓成延於傳舍問以所習皆不對以驛騎載之到京館於私第密以其事奏焉玄宗大異之召入內殿館於蓬萊院詔問道術及所脩之事皆拱默不能對沈真朴畧而已半歲餘懇求

歸山既無所訪問亦聽其所適自內殿挈布囊徐行而去見者咸笑焉所司掃灑其居改張幃幕見壁上題曰蜀路南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以事上聞上默然良久頗亦追思之其後祿山起燕聖駕幸蜀皆如其識

出仙傳拾遺

柏葉仙人

柏葉仙人田鸞家居長安世有冠冕至鸞家富而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心願懇至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祈問隱訣黃冠舉頭指柏樹示之曰此卽長生藥也何必深遠但問志何如爾鸞遂披尋仙方云側柏服之久而不已可以長生乃取柏葉曝乾爲末服之稍節葷味

心志專一服可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但覺時時煩熱而服終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本爲延年今返爲藥所殺而鸞意終不捨尚服之至七八年熱疾益甚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柏葉氣諸瘡爛膿水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云體今小可須一沐浴遂命置一斛溫水於室數人舁臥斛中自病來十餘日不寢忽若思寢乃令左右掩戶勿驚遂於斛中寢三日方悟呼人起之身上諸瘡皆已掃去光彩明白眉鬚紺綠頓覺耳目鮮明自云初寢夢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遍禮古來列仙皆相謂曰柏葉仙人來此遂授以仙術勒其名於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於人世脩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鸞自此絕穀並不思飲食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已年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忽告門人無疾而終

顏色不改蓋尸解也臨終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乃造清都
赴仙約耳出化源記

齊映

齊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會徬徨
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齊公曰
日已高公應未食某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
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齊公乃行至西
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曲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
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因鋪設于樓酒饌豐異遂巡人
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甕
酒及晚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耶齊
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贈帛數

十足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來齊公拜謝自後數往皆有
郵賚至春果及第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
二十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廢疾託謝不
見各奉一縑獨召公入責之曰爾何乃輕泄也比者昇仙之事
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出門去旬日復來宅已貨訖不知
所詣出逸史

王四郎

洛陽尉王琚有孽姪小名四郎孩提之歲其母他適因隨去自
後或十年五年至琚家而王氏不復錄矣唐元和中琚因常調
自鄭入京道出東都方過天津橋四郎忽於馬前跪拜布衣草
履形貌山野琚不識因自言其名琚哀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
費用固多少物奉獻以助其費即於懷中出金可五兩許色如

雞冠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于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千。琚異之。卽謂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眉山。知叔到此。故候拜覲。琚又曰爾今停泊在何處。對曰中橋逆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費雨衣。遽去曰吾卽至爾居。四郎又拜曰行李有期。恐不獲祇候。琚逕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之。席氏乃曰妻妾四五人。皆有殊色。至於衣服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輿先行云。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信也。及至上都。時物翔貴。財用頗乏。因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者一訪之。果有張蓬子。乃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捧而叩額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卽曰二百千耳。蓬子遂置酒食宴吉兒。卽依請而付。又曰若更有可以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王四郎所貨

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耳。逾則不必受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留心訪問。冀一會遇。終不復見之。出集異記

韋丹

韋丹大夫及第後。歷任西臺御史。每常好道。未曾有遇。京國有道者。與丹交遊歲久。忽一日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大抵骨格不成。某不能盡知其事。可自往徐州問黑老耳。丹乃求假出往徐州。經數日問之。皆云無黑老。召一衙吏問之曰此州城有黑老家在何處。其吏曰此城郭內並無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黑瘦貧寒。爲人傭作。賃半間茅屋而住。此州人見其黑瘦。衆皆呼爲黑老。韋公曰可爲某邀取來。吏人至瓜園中喚之。黑老終不肯來。乃驅迫之。至驛。韋公已具公服在門首。祇候。韋公一

太平廣記 卷三十五
見便再拜。黑老曰：某傭作求食，不知有何罪，今被捉來，願得生迴。又復怖畏驚恐，欲走出門，爲吏人等遮攔不放。自辰及酉，韋公禮貌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畧請上廳，終不能得。至二更來，方上階不肯正坐，韋公再拜，諮請叩問不已。至三更，黑老忽然倒卧於牀上，鼻息如雷。韋公兢兢牀前而立，久因困極不覺，兼公服亦倒臥在牀前地上。睡至五更，黑老起來，以手撫韋公背云：汝起，汝起，汝似好道，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向人間富貴待合得時，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汝盡話。言訖，倏已不見。韋公却歸，至立秋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死矣。韋公惆悵埋之而去。自後寂絕二十年，不知信息。韋公官江西觀察使，到郡二年，忽一日有一叟，謂閤人曰：爾報公可道黑老來也。公聞之，倒屣相迎。公明日無疾，忽

然卒，皆言黑老迎韋公上仙矣。

出會昌解頤錄

馮大亮

馮大亮者，導江人也。家貧好道，亦無所修習。每道士方術之人過其門，必留連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給。一日牛死，其妻對泣歎曰：衣食所給在此牛耳，牛旣死矣，何以資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過其家，卽憇歇累日。是時道士復來，夫婦以此語之道士曰：皮角在乎？曰在。卽取皮，攣綴如牛形，斫木爲脚，以繩繫其口，驅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復飲食，但晝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爾以此牛拽磨，力倍于常。道士亦不復來。數年，盛夏牛喘甚急，牧童憐之，因解其口，遽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漸富，改置酒肆，常以奉道祈感遇仙人，仍力行救物，好賓客，有樵叟三五人詣其家飲酒，常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益敬，忽一人曰：

我輩八人明日具來共謀一醉無以人多為訝至時樵叟八人偕至客於袖中出栴木一枝纔五六寸栽于庭中使飲酒盡懽而去曰勞置美酒無以為報此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此時可貢助天子垂名國史十年後會於岷嶺巨人宮當授以飛仙之道言訖而去旬日而樹已凌空高十餘丈大已徑尺其家金玉自至寶貨自積殷富彌甚雖王孫糜竺之家不能及也五年玄宗幸蜀大亮貢錢三十萬貫以資國用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六

神仙三十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徐佐卿

拓跋大郎

魏方進弟

李清

徐佐卿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時雲間有孤鶴迴翔玄宗親御弧矢中之其鶴即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矯翼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習精懃者莫得而居之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寂有自稱青城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一歲率三四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所傾仰一日忽

自外至神彩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嘉境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其箭命侍臣取而翫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卽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從田之箭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而集於斯歟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

出廣德神異錄

拓跋大郎

天寶中有扶風令者家本權貴恃勢輕物賓客寒素者無因趨謁由是謗議盈路時主簿李尉裴者好賓客裴頗好道亦常隱

於名山又好施與時亦補令之闕常因暇日會宴邑中客皆通貴裴尉疾不赴賓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頰長七尺餘策杖攜帽神色高古謂謁者曰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謁者曰長官方食不可通謁請俟罷宴客怒曰是何小子輒爾拒客吾將自入謁者懼走以白令令不得已命邀之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旣而宴會率不謙讓及終宴皆不樂客不揖去令亦長揖而已客色怒甚流言而出時李主簿疑爲異人李歸召裴尉而告之云宴不樂爲此客耳觀其狀恐是俠者懼且爲害吾當召而謝之遂與裴共俟命吏邀客客亦不讓而至時已向夜李見甚敬裴尉見之忽趨避他室李揖客坐定復起問裴裴色兢懼甚謂李曰此果異人是峨嵋山人道術至高者曾師事數年中路捨之而逃今懼不可見李子因先爲裴請裴卽衣公服趨入鞠躬再

拜而謝罪客顧之良久李又爲言方命坐言議皆不相及裴益敬肅而李益加敬焉兼言令之過李爲辭謝再三仍宿于李廳李夙夜省問已失所在而門戶扃閉如故益以奇之比日吏人奔走報云令忽中惡氣將絕而心微暖諸寮相與省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主簿入見叩頭謝之曰賴君免死耳李問故云昨晚客蓋是神人吾昨被錄去見拓跋據胡牀坐責吾之不接賓客遂命折桑條鞭之杖雖小而痛甚吾無辭謝之約鞭至數百乃云賴主簿言之不然死矣勅左右送歸方得蘇耳舉示杖痕猶在也命駕往縣北尋之行三十里果見大桑林下有人馬跡甚多地有折桑條十餘莖血猶在地焉令自是知懼而拓跋從此不知所之蓋神仙也

出原
化記

魏方進弟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餘不能言涕沫滿身兄弟親戚皆目爲癡人無爲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畧無倦色一旦于門外曝日搔痒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仙師何在遂走到見搔痒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旣去依前涕下至口搔痒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後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親也與其族悉預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爲菹醢矣及明早軍發試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床上

若有衣服就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是葬癡弟黃繡
袂子也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于難出逸史

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
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于財素爲州里之
豪吐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
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
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
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
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
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
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

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
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
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
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
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
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用卑小
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
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
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
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
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
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

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縊而下，以織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未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實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賫酒饌，遲明大會于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僕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斗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

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荅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于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旣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

太平廣記 卷三十六
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既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湏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髮髯如舊。至于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閻，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于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縊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悵快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

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出異集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七

神仙三十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韋仙翁

楊越公弟

陽平謫仙

賣藥翁

嚴士則

韋仙翁

唐代宗皇帝大曆中。因晝寢常夢一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
 黃帝壇。何不遣人求訪。封而拜之。當獲大福。即日詔遣監察御
 史韋君馳驛詣山尋訪。至山下州縣陳設一店。具飯店中。所有
 行客悉令移之。有一老翁謂店主曰。韋侍御一食。即過。吾老病
 不能遠去。但於房中坐得否。店主從之。少頃。韋君到店。良久。忽
 聞房中嗽聲。韋問有何人在此。遣人視之。乃曰。有一老父。韋君
 訪老父何姓。答曰。姓韋。韋君曰。相與宗盟。合有繼敘。邀與同席。

老父因訪韋公祖父官諱又訪高祖爲誰韋君曰曾祖諱某任某官高祖奉道不仕隋朝入此山中不知所在老父喟然歎曰吾卽爾之高祖也吾名集有二子爾卽吾之小子曾孫也豈知于此與爾相遇韋君涕泣再拜老父止之謂曰爾祖母見在爾有二姑姑亦在山中今遇寒食故入郭與渠輩求少脂粉耳有一布襪襪內有茯苓粉片欲貨此市買問韋君爾今何之韋君曰奉勅於此山中求真壇州縣及山中人莫有知者不審翁能知此處否老父曰蓮花中峯西南上有一古壇髣髴餘址此當是也但不定耳遂與韋君同宿老父絕糧不食但飲少酒及人參茯苓湯明日韋君將入山老父曰吾與爾同去韋君乃以乘馬讓之老父曰爾自騎吾當杖策先去韋君乘馬奔馳竟不能及常在馬前三十步至山足道路險阻馬不能進韋君遂下隨

老父入谷行不里許到室見三嫗老父曰此乃爾之祖母及爾之二姑姑也韋君悲涕再拜祖母年可七八十姑各四十餘俱垂髮皆以木葉爲衣相見甚喜謂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欣慰久之遂與老父上山訪壇登攀嶮峻韋君殆不可堪老父行步若飛回顧韋君而笑直至中峯西南隅果有一壇韋君洒掃拜謁立標記而迴却到老父石室辭出谷韋君曰到京奏報畢當請假却來請覲老父曰努力好事君主韋君遂下山返到闕庭具以事奏代宗歎異乃遣韋君齋手詔入山令刺史以禮邀至韋君到山中求覓遂失舊路數日尋訪不獲訪山下故老皆云自少年已來三二年則見此老父一到城郭顏狀只如舊不知其所居韋君望山慟哭而返代宗悵恨具以事跡宣付史

館出異聞集

大正庚巳

卷三七

二

楊越公弟

唐建中初楚州司馬楊集自京之任至華陰宿夜有老人戴大帽到店就鑪向火楊君見其耆耄因與酒食問姓氏曰姓楊又詰其祖先云越公最近楊公乃越姪孫復重問曰爲君所迫我乃盡言我是越公季弟也遭兄亡命遂遇道真集聞姓氏再拜復坐曰吾亦知汝過此故來相看祖母與姑數人悉在汝欲見否吾先報去少頃復至明旦與楊君入山約里餘有大澗闊數丈老父超然而越迴首謂楊君曰當止此吾與汝喚阿婆去逡巡間老母及女與六七人遶岩而至楊君望拜隔水與語皆嗟歎亦有泣者良久曰且去妨汝行役楊君乃拜迴數十步却望猶有揮袖者明日復來深水高峯並不見矣

出逸史

陽平謫仙

陽平謫仙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仙君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園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勤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日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旣闕守珪甚憂之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于樹下以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扣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隣婦十數人於墉口市相遇爲買酒一椀與婦飲之皆大醉而椀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問其術受于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世

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也旬日之間忽失其夫婦出仙傳拾遺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祗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間得錢

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于長安賣藥方買藥者多斗擲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于掌中謂人曰百餘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之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之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出續仙傳

嚴士則

唐文宗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于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齎糧糗既絕四望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于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有一人于石榻

偃卧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
行止因遣坐于磐石之上亦問京華舊事復問天子嗣位幾年
云自安史犯關居此迄至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
迫于枵腹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
可以療飢念君遠來相過自起于棟梁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
百餘顆如扁豆之形俾于藥室取鑊拾薪汲水以一粒煮之良
又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則取鑊中餘水飲
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
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
浮相近倘能脫去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
則將欲告歸且恐迷失道路曰勿憂去此三二里與採薪者相
值可隨之而去此至國門不遠既出果有人採薪路側因問隱

者姓名竟返山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
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依
岩岫居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遂致
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
時年已九十到郡纔周歲卽解印歸羅浮及章宙相公出鎮江
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表時蕭
相公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飲酒數盃他無所食矣劇

錄談

太平廣記卷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八

神仙三十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李泌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
 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
 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
 當起家金紫為帝王師及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
 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婉泌獨無恙由是
 小字為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
 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淑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屈玄宗

太平廣記 卷三十八
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
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
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
器中人抱泌至俄與劉晏偕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
者與前兒絕殊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
詠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
碁生靜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
道碁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
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
瑞也玄宗大悅抱于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主院兩月
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于兒有損未能
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均相

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
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說曰昨
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
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
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
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
室時有綵雲掛于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擣蒜齏至數斛伺其
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
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
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
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
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

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荆州邀至郡經年就于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栢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老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于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于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

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構而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號王臣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于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于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于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爲稿葉所藉畧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

太平廣記 卷三十八
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既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
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
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
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
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
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
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窳收管
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于本院窳肅宗來入
院不令人驚之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
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
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
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

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
爐罽毯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
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穎王
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邪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
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目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
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
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
次益王曰不食千鐘粟唯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
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
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匡救動合玄機社稷之鎮
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
錫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

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
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
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
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
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
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官妃
蕭氏母郃國公主交通于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
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
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今有司上農書獻種稔之種王
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
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

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
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于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
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
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
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異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
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
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爲曰非
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
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泌謫墮之人時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
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餽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
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
能自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

人謂之鏢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于是在傍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后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

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廻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

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輶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鵠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劔

南一道。自奉未議北廻。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已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卜者蒯盧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澹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驟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驟。收在馬廐。請客入座。

主人當願修謁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
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
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
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
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欵鑾輿反
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行在便為宰相因第臣僚
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為寧王姻懿耶寧王
以庭芝妹為妃以此論之尤為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
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
乘傳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其衷君蓋指朕耶未
知呼卿為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坐清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
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以來宰相皆須始

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
朕耳雖夷吾騏驎傳說霖雨何可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
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鄴侯外傳



太平廣記卷第三十九

神仙三十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晏

崔希真

韋老師

麻陽村人

慈心仙人

劉晏

唐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常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跡也後遊長安遂至一藥舖偶問云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或兼覓藥者亦不多買其亦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詭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曰王十八遂去自後每憶之不可尋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

香菜茵陳之類甚為芳潔劉公異之告郵史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此蔬菜劉公忽驚記所遇道者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栗漸與同坐問其鄉里家屬曰蓬飄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異疑之命坐索酒與飲固不肯却歸晏乃詣縣自請同往南中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為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怠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于路隅後一年官

替歸朝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回乃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廻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云王十八昨暮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返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其墓空存衣服而已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將至屬續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叩門甚急闔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一家皆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瀉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狀夫人曰王十八在此晏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酬舊情故來相

救此藥一丸可延十歲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固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矣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其藥遂以鹽一兩投水令飲飲訖大吐吐中有藥三丸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丸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為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出逸史

崔希真

大曆初鍾陵客崔希真家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好修養之術二年十月初朔夜大雪希真晨出門見一老人衣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既去簑笠見神色毛骨非常人也益敬之問

曰家有大麥麵聊以充飯叟能是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蒸之善者也能沃以豉汁則彌佳崔因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澁無味某野人也能令其醇美乃于懷中取一丸藥色黃而堅老人以石碎之置于酒中則頓甘美矣復以數丸遺希真希真請問老父笑而不答崔入宅于窓窺之見老父于幃幄前所掛素上如有所塗瞬息而罷崔少頃具饌獻受而不辭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船船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王乃見逼于伊人迴謂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芟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採藥者一仙樹似柏皆斷芟為風雨所敗枯槁之狀根相連屬皆非常意所及後將圖并丸藥詣茅山問李涵光

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柏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

韋老師

嵩山道士韋老師者性沉默少語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多毛黃色每以自隨或獨坐山林或宿雨雪中或三日五日至岳寺求齋餘而食人不能知也唐開元末歲牽犬至岳寺求食僧徒爭競怒問何故復來老師云求食以與犬耳僧發怒慢罵令奴盛殘食與乞食老道士食老師悉以與犬僧之壯勇者又慢罵欲歐之犬視僧色怒老師撫其首久之衆僧稍引去老師乃出于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雲遍滿溪谷僧駭視之雲悉飛集池上頃刻之間其犬長數丈成一大龍老師亦自洗濯服

緇衣騎龍坐定五色雲捧足冉冉升天而去寺僧作禮懺悔已無及矣出驚聽錄

麻陽村人

辰州麻陽縣村人有猪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後一日復出人射中猪猪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隨後問人何得至此人云猪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羣仙羽衣烏幘或擣蒲或奕碁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云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饑又至一所有數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久之却至公所公責守門童子曰何以開門令猪得出入而不能知乃謂人曰此非真猪君宜出去因命向童子送出人問老翁爲誰童

太平廣記 卷三十九 五十四
子云此所謂河上公上帝使爲諸仙講易耳又問君復是誰童子云我王輔嗣也受易已來向五百歲而未能通精義故被罰守門人去後童子蹴一大石遮門遂不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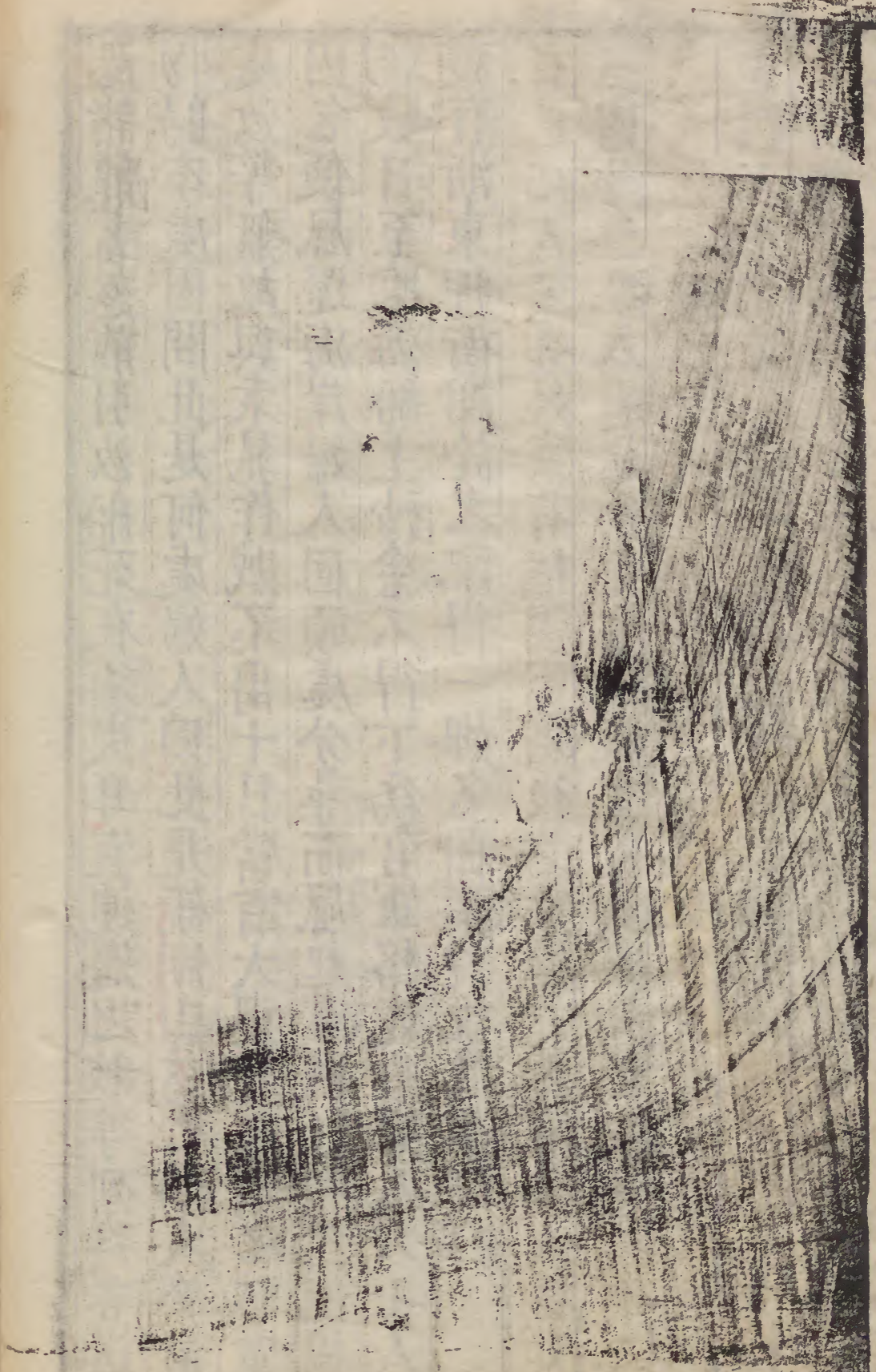
出廣異記

慈心仙人

唐廣德二年臨海縣賊袁冕寇永嘉其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森然有城壁五色照耀迴舵就泊見精舍瑠璃爲瓦瑇瑁爲牆旣入房廊寂不見人房中唯有胡獐子二十餘枚器物悉是黃金無諸雜類又有衾茵亦甚炳煥多是異蜀重錦又有金城一所餘碎金成堆不可勝數賊等觀不見人乃競取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可長六尺身衣錦繡上服紫綃裙謂賊曰汝非袁冕黨耶何得至此此器物須爾何與輒敢取之向見獐子汝謂此爲狗乎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吾誠不惜但

恐諸龍畜怒前引汝船死在須臾耳宜速還之賊等列拜各送物歸本處因問此是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修道處汝等無故與袁冕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宜深慎之賊黨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回頭處分尋而風起羣賊拜別因便揚帆數日至臨海船上沙塗不得下爲官軍格死唯婦人六七十人獲存浙東押衙謝詮之配得一婢名曲葉親說其事

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

神仙四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巴邛人

章仇兼瓊

石巨

李山人

陶尹二君

許碯

楊雲外

杜棕

南嶽真君

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二大橘如三四斗盃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皓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僅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與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綰襪

八綱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來如此，似在隋唐之間，但不知指的年號耳。出玄怪錄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尚書鎮西川，常令左右搜訪道術士。有一鬻酒者，酒勝其黨，又不急於利，賒貸甚衆。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酒，皆至數斗，積債十餘石，即併還之。談諧笑謔，酣暢而去。其語言愛說孫思邈，又云：此小兒有何所會？或報章仇公，乃遣親吏候其

半醉前拜言曰：尚書令傳語某苦心修學，知仙官在此，欲候起居，不知俯賜許否？四人不顧，酣樂如舊。遂巡問酒家曰：適飲酒幾斗？曰：一石，皆撫掌笑太多。言訖不離席上，已不見矣。使者具報章仇公，公遂尊令探伺。自後月餘不至，一日又來。章仇公遂潛駕往詣，從者三四人，公服至前，躍出再拜。公自稱姓名，相顧徐起，唯柴燼四枚在於坐前，不復見矣。時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詔召孫公問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絕高，每遊人間飲酒，處處皆至。尤樂蜀中，自後更令尋訪，絕無踪跡。出逸史

石巨

石巨者，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曆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暫屈致問之。子還云：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臥堂

太平廣記 卷四十一
前紙榻中。姥徑造臣所言甚細密。臣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且有白鶴從空中下。穿巨紙榻入。臣所和鳴食頃。俄升空中。化一白鶴飛去。臣子往視之不復見。臣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仙召其子問其事。且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苦旱。當為致雨。不再殺汝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叅軍齋酒脯。至臣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臣宅立廟。歲時享祀焉。出廣異記

李山人

李中丞汝在朝日。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汝敬之。汝有子數人。其長曰元允。先與襄陽韋氏結婚。乃自京之襄陽。遠就嘉會。發後山人白汝曰。賢郎有厄。某能相救。只要少時不交人事。

以圖靜處。汝許之。山人別居良久。出曰。賢郎厄已過。然所乘馬死。從者斃其一身。少見血。餘無大損。汝疑信半之。乃使人至襄州沿路偵候。使迴得信云。中道過大橋。橋壞馬死。奴斃。身為橫木。決破頤頤間。少許出血。尋即平復。公歎異之。後忽辭云。某以此為客。將有沒化之期。但益悵然。汝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順。汝曰。然可少留乎。曰。可。汝固留之。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汝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汝訣別。其後諸相識人家。皆云。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初別時。曰。某有少事。欲言之於第三郎君。問何事。乃云。十五年後。於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頰有疵者。即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出原化記

陶尹二君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遊嵩華二峯。

採松脂茯苓爲業。二人因攜醞醢陟芙蓉峯尋異境憇于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梢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爵？笑者曰：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卽秦宮女子。聞君酒馨頗息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悸慄。未能便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二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丈夫古服儼雅。一女子鬢髻綠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啓神仙何代人。何以至此。旣獲拜侍。願怯未悟。古丈夫曰：余秦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死藥。因爲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爲童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感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歎危逢岫之烟。杳渺恐葬魚腹。猶貪雀生于難厄之中。遂出奇計。因脫斯禍。

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簪紱。悲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於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爲板築夫。又遭秦皇歛信妖妄。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隴鴈悲晝。塞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沙磧。之勞力竭。墮趾傷骨。陷雪觸冰。余爲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修塋域。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閉幽隧。念爲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苦。凡四設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粉脂木實。乃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官人。同爲殉者。余乃同與脫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于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俱稽顙曰：余二

小子幸遇大仙多劫因依使今諧遇金丹大藥可得聞乎朽骨腐肌實翼麻蔭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與仙鳥獸為隣猿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無性無情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二公曰大仙食木實之法可得聞乎曰余初餌柏子後食松脂遍體瘡瘍腸中痛楚不及旬朔肌膚瑩滑毛髮澤潤未經數年凌虛若有梯步險如履地飄飄然順風而翔皓然隨雲而昇漸混合虛無潛孚造化彼之與我視無二物凝神而神爽養氣而氣清保守胎根含藏命帶天地尚能覆載雲氣尚能鬱蒸日月尚能晦明川岳尚能融結即余之體莫能敗壞矣二公拜曰敬聞命矣飲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子身輕疊嶂間是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

一餉雲遊碧落間毛女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霞遠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綵雲空惹薜蘿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戀戀耶吾有萬歲松脂千秋柏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應出世二公捧授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自道養無令漏泄伐性使神氣暴露于窟舍耳二公拜別但覺超然莫知其蹤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為花片蝶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巢居蓮花峯上顏臉微紅毛髮盡綠言語而芳馨滿口履步而塵埃去身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出傳奇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玉屋山周遊五岳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襄汴來抵江淮茅

太平廣記 卷四十一
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于石
厓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
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常醉吟曰
閔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
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
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家
樓醉歌昇雲飛去出神仙傳

楊雲外

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異
常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一日齋沐詣其山觀宿於道齋翌日
虔誠歛衽而白之曰師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雖聆其說果有
之乎楊曰有之我卽其人也若示以飛空躡虛履水踏火卽日

有千萬人就我不亦煩褻乎因騰躍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
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出北夢瑣言

杜悰

杜邠公悰爲小兒時常至昭應觀與羣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
獨呼悰以手摩娑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
此頗能相訪否卽去悰卽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巍
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
向所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出玉泉子

南岳真君

南岳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
所未諭旣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卽冥吏所藉我又何須此由是
誓中益信重之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四十

[Blank columns for text]

